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二十四花史-居士（下）

居士，即向所稱花影詞人也。工詩善詞。所作古文，瓣香廬陵，蓋於桐城望溪間參一席焉。於經尤精小學，每談文字禪，必高踞最上乘，或謂奪戴憑席，折朱雲角，洵無多讓焉。以是名聞遠近，大江南北，無與抗手。當軸知其才，必多方羅致之，延為幕府上客，游屐所至，虛左以待。偶有不合，拂袖逕去，人於是咸高其品。余之識居士，蓋在壬午癸未兩年，訂車笠之交，結苔岑之契，多追逐於酒旗歌版間。余於同治壬戌浮海至粵，光緒己卯言旋滬上。金樽檀板，重入歡場，席帽鞋，復尋故跡，從此迷香河中，遂有王郎題壁詩矣。余之相識，大半為居士所知。停車訪豔，載酒看花，殆無虛日。護持風雨，具有同心，拯拔沈淪，徒成癡願。此編所紀□有二人，皆光緒以來事。首李湘蘭者，以其端操似桂珠而福過之，紹前美風後媛也；終以李琴書，一顧之恩，同於一飯，以是為有榛苓之思焉。嗟乎！鵝山鰈海，□年懷不字之貞；象管鸞箋，千古作傷心之語。敢雲紅粉，可托知音？欲浣青衫，恐多古淚。吟來春恨，適符花信之風；話到秋思，定化蕤邊之雨。 一曰李湘蘭。

小樓風雨話酸辛，青眼曾憐失意人。

卻扇詩成儂願慰，感甄不賦洛妃神。

李湘蘭，本姓施氏，小字三寶，一名沅南。通州人。幼為常熟李錫亭養女，遂從其姓。李先有之女兒曰佩蘭，習彈詞，業有聲。湘蘭繼之。性尤靜婉。工寫蘭，善弈。生本良家，故自守至嚴峻。雖以是櫻客怒，不悔也。予於癸未歲下第南還，意頗涼蹇，因時從清話，悉其始末甚詳，知必不以風塵終老。今果與佩蘭先後俱得所歸，其後福正未可限量矣。

一曰朱逸卿。

背人淚沁海棠枝，萬種幽憂只自知。

誰信孤衾宵轉側，鰥魚也有不眠時。

朱逸卿，本姓張氏，名葆珍。嘉興人，生於吳郡。八歲喪母。其父以浮蕩傾其家，遂鬻女於鴛媪，學彈詞藝。長而豐豔明慧，聲譽甚噪，恒以纏頭所入供其父粥資。迨父歿，逸卿年亦及笄，因百計脫籍，擇地以葬其二親，憮然有從良之志。人事乖忤，靈匹猶虛，蘿屋緘愁，宵長恨永，正如李後主所云「此中日夕以淚洗面」者，時人遂以海棠怨女目之。予嘗有句云：「我親猶未葬，愧殺對卿時。待欲呼將伯，還愁未可知。」癸未南還，又贈以聯云：「人中麟鳳難終逸，湖上鴛鴦或是卿。」蓋亦不自知相感之何以深焉。

一曰陳筱寶。

閒把新詩課小鬟，華年逝水去潺潺。

些兒隱恨知難遣，略見愁痕上遠山。

陳筱寶，名筠，字蘭隱。揚州人。本姓孔氏，名巧雲。丰容盛鬋，善畫知書，時有「玉胡蝶」之目。性愛閒靜。臥樓三楹，極雅潔。庀書畫圖籍甚富，筆牀硯匣，位置咸宜。常兀坐觀書，以消永晷。女奴輩亦各手一編，咿唔之聲，達於戶外。予嘗謔之曰：「女先生勤讀如此，將應秀才試耶？」顧年已逾笄，雖處境甚豐，而眉目間若時有黯淡之色，蓋家庭之際，正自有不能明言者在也。

一曰姚婉卿。

靈淑鍾來氣獨清，翻憐六載誤虛名。

梅魂淡冶蘭香媚，更有何人肖婉卿。

姚婉卿與其姊倩卿齊名，號「琴川二姚」。明慧知書。於高才之士，尤酬接不倦。顧倩卿性傲而享名最盛，正如天半朱霞，雲中白鶴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婉卿溫詞應物，雅意憐才，其名貴處固不易到，其真率處尤不可及。世之浮慕與生妒者，皆不知婉卿者也。此如文中高格，非息心靜氣，烏能領其旨趣哉？

一曰周素娥。

泥人存想是秋波，縱不相憐亦奈何。

聞說扁愁朱閣裡，臨溪閒看野鴛多。

周素娥，本顧氏女，揚州人，或云寧波。小名銀寶。貌妍情逸，秋波一顧，尤豔冶動人。後卒歸吳興某氏，聞防制頗嚴云。

一曰孫靄青。

共我無情似有情，嬉春同聽馬車聲。

生憎鳩鳥為媒急，從此紅顏隱姓名。

孫靄青，無錫人。端正嬌好，頗自矜貴。予屢從友人座間遇之，其後間相過從，或同遊覽，終未以酒糾相屈，而意殊不薄。及為某總戎所擾，銷聲匿跡，從此驚鴻小影，徒得諸想象間矣。

一曰胡寶玉、顧蘭蓀。

劍氣能開海國春，珠光來照座中人。

溫柔恰稱嬌娃體，豪俠休嗤姹女身。

華妝□□，而逼視有英氣者，胡寶玉也；柔姿窈窕，而瑩然如有光者，顧蘭蓀也。胡已中年，顧尚韶齒；胡頗蕩逸，為世所譏，顧亦新被疑似之毀。然吾友東鷗季公嘗以劍氣目胡，珠光擬顧，謂海上有此二人，足以涵蓋一切。目論者多不信之，予則謂季公之言乃知言也。

一曰朱秀卿。

弔夢歌離事可傷，塗脂重理舊時妝。

酒邊聽唱開元曲，觸惹青衫淚數行。

朱秀卿，常熟人。本海上彈詞翹楚，名在公之放二□四書品。□年前曾一見之，後嫁其鄉人某氏，相依八載，復以貧故墮落。歲乙酉重晤海上，尚能略記往事，而時移勢易，尤甚潯陽商婦之悲矣。

一曰吳新卿。

儀度纖出自然，韶齡三五玉翩躚。

華嚴遍識諸天女，合什端應禮此仙。

吳新卿，平湖人。髫年綺貌，秀外慧中，論者以為一時無兩。予謂近□年中，海上風氣，爭尚佻蕩，前輩莊姝之度，存者甚稀。新卿色既韶令，性尤靜雅，正宜勉紹前徽，撐此東南金粉耳。

一曰金如意。

三生豔跡綺年多，花月匆匆隙影過。

姊妹勸諧塵世偶，未知塵世更如何。

金如意，亦吳人。庚辛之間，豔名甚著，今年二□餘矣，憔悴風塵，猶未能捐棄故業，蓋遭際若斯之難也。

一曰陳菊卿。

韓娥歌韻動梁塵，小極真憐荳蔻身。
莫倚新聲羞側媚，世間識曲本無人。

陳菊卿，吳人。年□五。善歌。娟秀靜逸，舉止大方，吳門板局之風，於茲未墜。性頗傲，恒以細故失客子歡。予謂古來名流之不偶，何以異是？

一曰李琴書。

似曾相識共軒渠，飛鳥依人態有餘。

今日琴書感飄泊，更教人憶李琴書。

李琴書者，居百福巷。其初曰張琴書也。年□六，貌秀而和。曾於海艘送客時邂逅見之，後數月遇於申園，相視而笑，意殊習熟，蓋其慧性強記，頗留意風塵士也。今者海天寥闊，竟不能不有感於斯人矣。

天南遁叟曰：此卷中諸名姬，自周素娥、孫靄青、陳菊卿外，余皆與之往還，按拍徵歌，飛觴侑酒，謬許審音之涓子，錯呼顧曲之周郎。有時追憶影塵，深悲風絮，與之評紅品綠，懷古慨今，如談開元天寶遺事，令人歎■欲絕。湘蘭余始遇之於文道希席上，道希以承恩邀寵，不在乎貌為言，大拂居士之意。平心論之，靜穆自好，然意遠，可以一掃俗氛耳。逸卿明麗秀媚，兼有其勝。初見之時，螭鬚頸上微有紅痕，詢之，以患痰核對。愈後重逢，益覺其美，真如《西廂記》所云「出落得別樣風流」也。現居尚仁里，枇杷門巷，賓從如雲，於章台中尚首屈一指云。筱寶秀靨生渦，圓姿替月。或以其丰容粹質，特舉薛寶釵比之。所眷多名流巨賈，月積纏頭，動至盈筓，姊妹行輒豔羨之。婉卿以身價自高，一時所賞識者，皆達官貴人，市廛齷齪子不屑顧也。曾為琴溪子所厄，妒之者輒造蜚語，然見其面，每自愧弗如。婉卿亦略識字，性喜文人，然必以翰林為尚，其猶未離俗見歟？胡寶玉齒雖遲暮，性尚風流，服御之華，照耀北里。或謂其佳俠含光，氣宇自異，三分丰韻，尚堪樹幟勾欄。去歲遇粵東某孝廉，特賞識之，傾囊以博其歡，姬兩渡珠江，得饜所欲，蓋手段不在□索丁娘下也。顧蘭蓀丰神娟秀，清麗居宗，花模樣玉精神差堪比擬。曾為關石道人所昵。余屢過訪，嘗贈楹聯云：「蘭蕙同心原綽約，蓀荃竟體自芬芳。」吳新卿細腰纖趾，秀韻珊珊，綽約身材，輕盈如燕。余戲以香扇墜呼之，謂其有似李香君也。與陸月舫為手帕姊妹，甚親昵。惜紅生久與之狎，贈詩殊夥。李琴書如玉丰姿，破瓜年紀，娉婷婀娜，其媚在骨。本姓張，小住金閨，其母不謀於父，私挈之來滬，遂墮平康。其父尋蹤而至，欲控之官，賄以三百金乃免。「醴泉無源，芝草無根」，洵哉！然卒隕於風塵，自願之歟？抑為母所逼歟？